

長者集序

嘗觀人之有身。有才則顯。無才則微。學焉則智。不學則愚。功德加于當世。則譽望著之而榮。不然。則爾汝受之而辱。若是乎人生于世。苟無一長以自立。烏乎可哉。然而擅所長者。又必要之于道。以為極。夫道者。渾天地萬物而為名者也。器之大者。則得其全。器之小者。則拘于偏。識之深者。則參其精。識之淺者。則泥于粗。故聖賢之心。每與道洽。豪傑之氣。恒與道拒。同或安危異局。或禍福異徵。或延促異數。豈造為區別乎。亦其人自致有然耳。間嘗于涉獵之

口人有長者之備。大率多寬深渾厚。不為刻薄之行。其器甚大。其識甚深。不矜才學以陵物。與物無忤。不恃功德以驕世。與世兩忘。既合乎聖賢之心。復化乎豪傑之氣。故其身之所履。安而不危。福而不禍。延而不促。立一身于有餘。孰與以不足耶。每取其一事而反覆玩之。輒動人無窮之思。烏因彙其事集之。統尊曰長者集。不必其人皆有長者之名也。以其器識同歸于道。其相去不遠爾。敬述之時。妄為論斷。未必為古人之所許。亦聊以自慕。古不能自己之意。以告我同志云。

順治丙申季夏真定鄒應臨元獲父書于瑞和樓

長者集

趙

澠池之會。秦終不能有加於趙。趙王歸。以相如功大。拜上卿。位廉頗右。頗曰。我為將。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素賤。徒以口舌而位我上。吾耻之。宣言見相如必辱之。相如每朝。常稱病。不欲與爭列。出望見頗。輒引避。其舍人羞之。請辭去。藺相如止之曰。公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

真定鄒應臨敬述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八聞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讐也。頗聞之。曰。袒負荊。因賓客。至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之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為可頸之交。

看私嫌甚小。公家事甚重。故無難平之情。若相如者。可謂識大體矣。且其所以外服強秦。內服廉頗者。俱以理勝。非以氣奪人者也。

廉將軍可以義勅。固是超邁人物。不愧相如。

西漢

漢業初定。剖符封諸功臣。張良為謀臣。帝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

陛下用臣計。幸而得中。臣願封。自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為留侯。

子房一出。只款了自己心事。固非邀封賞于當世。亦非款重勳名于後世也。好爵之縻。不足以縻子房。子房之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圮上老人謂張良曰。兩眉致美于人。而人不以為功。何也。眉無意也。孺子居功。其以眉乎。十指貢傷于人。而人不以為怨。何也。指無心也。孺子處怨。其以指乎。刻。敬受教矣。

居功處怨。乃學問涵養之大關。留侯之善全始終。

者以此。彼豪傑之二顛倒于此。可勝道哉。

封。平為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

先生謀計。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

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

盜嫂受金。幾埋英雄。微無知。竒謀異計。將為尾生

孝已之所嗤矣。無知誠平之知己。平之不忘無知

誠不背本哉。異日之安劉。仍此一念耳。

蕭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

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何之後。雖失侯者數四。

當世絕之時。天子輒復求其後紹焉。

初入咸陽。何即入相府。收圖籍。知天下阨塞。及定

天下法令。晷一可以世守。何之謀。漢始終咸宜。豈

長于治國而短于治家乎。茲之儉朴。雖持盈保泰

之道固然。其田餘地以遺子孫者。蓋無窮矣。

曹參徵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

賢。惟參。代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壹遵何約束。

郡國吏。訥于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吏。吏之

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見人有細過。專掩

蓋之。一無事。帝惟相國不治事。參曰。陛下自

武。孰與高帝。上曰。朕安敢望先帝。又曰。陛下現

臣等  
也。高帝與華何。漢天下法令既明。陛下重拱。參等守  
職。導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為相國三年。百姓  
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  
其清淨。民以寧壹。

人莫不欲自顯其長。參獨舍己。沒人。克盡先帝先  
相國之用。至任人處事。一以渾厚為主。其器量可  
謂深廣矣。後世侯至。曾孫襄中絕。哀帝時復紹封。  
迨東漢猶不絕。豈非其所培者然歟。  
塞侯直不疑為郎。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

去者已。金主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已。而  
告歸者。郎來而歸金。亡金郎大慚。以此擯長者。人或  
毀不疑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無奈善盜嫂何。不疑曰。  
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

受誣不辨。人之所難。然當下辨之。果遂可以自解  
乎。事久而自明。誠不如不辨之為愈也。

武帝時。吏皆以慘刻相尚。獨左內史兒寬。勸農桑。緩  
刑罰。理訟獄。務在得人心。擗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  
求名。責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  
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

免。民間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

時尚慘刻。內史獨寬厚。蓋性生然哉。彼慘刻者。拂人性以苛且功名。禍且有不旋踵而至者。茲固可以結小民。亦可以服主上。其于功名之數。未嘗不得。彼慘刻以逢時者。視此為何如也。

雋不疑為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所平反活幾何人。即多所平反。母喜笑異。他時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教子以寬。其為慈也。廣矣。推母之慈。其為孝也。大矣。

地節中。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擒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上拜為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渤海。息其盜賊。對曰。海瀕遐遠。不沾聖化。其民困于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送事。上許焉。加賜黃金。乘傳

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

勅屬縣悉罷。遂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遂單車獨行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於是悉平。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馬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蓄積，獄訟止息。

齊俗奢侈，好逞技能，當凶荒之歲，而吏苛以法，此盜之所由生爾。實非有叛逆跋扈之雄主，其中也。故遂以不治治之，盜賊悉平。此種作用，非洞見本

地情形而操破竹之勢者，何能若是？至于躬率儉約，勸民農桑，以牛犢易其刀劍，尤為除盜安民之本。如以老儒姑息效之，不可不。

丙吉為人深厚，不伐善，初衛太子納史良娣生子，進

號史皇孫，皇孫生子，名病，已數月，遭巫蠱事。太子男

女妻妾皆遇害，病已亦繫獄。廷尉監丙吉受詔治獄。

哀皇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乳養，望氣者言長安獄

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者無輕重一切殺之。至獄，吉

閉門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况親

曾孫乎？使者不得入，以聞。武帝寤曰：天使之也。因赦



天下。劄以曾孫付良娣母貞君。及兄恭。後有詔掖庭  
養視。上屬籍宗正。及昌邑王廢。霍光等議所立未定。  
劄奏記光曰。武帝曾孫名病已者。至今十八九矣。通  
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定大策。光遂白太  
后。迎皇曾孫即位。是為宣帝。帝立十餘年。劄絕口不  
道前恩。會掖庭宮婢自陳。嘗有阿保功。辭引使者。劄  
劄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劄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  
賢之。由是封劄等為列侯。劄臨封病。帝憂其不起。夏  
疾勝曰。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今劄未獲報也。果瘡。後  
為相數年。識大體。臨終舉賢。皆稱職。上歎其知人。

丙吉當為獄吏時。閉門卻天子之使。即劄劄之勇  
莫能奪矣。蓋忠誠至。而胆氣自壯。上天有命。實式  
臨之。武帝雖英武。能不為之折哉。及宣帝即位。十  
餘年。口不言功。向非掖庭婢辭引及之。殆終身焉  
矣。對霍氏之專矯。思丙侯之不伐。其感激帝心者  
當何如也。劄之器量。真千古一人哉。

自霍光以大將軍柄國。丞相獨擁虛位。無猷為。為天  
下所指。即霍氏敗。張安世拜大司馬。衛將軍領尚書  
事。安世欲為天子重相。權職典樞機。以謹密。自周外  
內無間。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

史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不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引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絕弗復與通。有郎功高不調。來自言。安世曰。君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所短長。而自言乎。絕不許。而郎遷莫府長史。遷去。辭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無所薦士。論者頗以為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與薦士。其匿名迹。遠權勢。如此。當時天子憚光而親安世。故恩榮終始焉。

夫滿而必覆。物之常也。天之道也。安世履盛而若危。居寵而若辱。深自謙抑。退損。蓋有得乎持滿之道者矣。昭帝之世。兄賀繡。曾孫之材美。及徵。恠而安世輒止之。其于吉凶禍福之際。豈非幾先之哲乎。

疏廣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居五歲。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名立而不去。懼有後悔也。豈如今父子相隨出國門。歸老故鄉哉。即日俱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設祖道。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

嘆息為之泣下。廣既歸里。日令其家共具。設酒食。居  
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  
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  
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奈何。老人自從其所諫。廣歎曰。  
吾豈老諄。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  
其中。足以供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為贏餘。但  
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  
其過。且夫富者眾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歆  
益。其過而生。其怨又此。金者朝廷所以惠養老臣也。  
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  
於是族人悅服。

人生惟貪字最害事。廣之淡然于功名之際者。廣  
之所以自為也。其不以多金遺子孫者。即以自為  
之道為子孫也。為之不既深哉。  
馮異為人謙退。不伐。勅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  
之後。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獨屏立大樹下。軍  
中號曰大樹將軍。

有功自是有功。何必諄、在口。况明主在上。鑒炤  
不爽。誰得而掩之。異之所以默然也。坐論者徒費  
唇舌耳。

樹未必大。異立其下。則隱然有千丈之勢矣。

賈復部將殺人于潁川。太守寇恂捕戮之。復以為耻。

過潁川。欲手劔恂。恂聞。欲引避。姊子谷崇曰。將子

也。請帶劔侍。卒有變。足相當。何避乎。恂曰。昔藺相如

義不畏秦王。而屈于廉頗者。為國也。以區區之趙。尚

有如此臣。吾安可忘此義哉。乃敕屬縣。盛供具。一人皆

兼。兩人之饌。恂出迎于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

而史士皆醉。遂過去。帝聞之。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

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帝安得私鬪。今

日朕分之。于是並坐。極歡。遂共車結友而去。

恂之處復。始終俱有地步。且兼饌以醉其吏士。出

迎而稱疾以還。令復之忿怒無所施。真所謂不戰

而屈人之兵矣。

宛人卓茂。寬仁恭愛。恬淡樂道。雅實不為華。貌行已

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鄉

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慕之。為

密令。視民如子。吏民親愛。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

米肉遺者。茂曰。亭長為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

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亭

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

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且歸念之。茂為令數年。教化大行。遷京都丞。密人涕泣送之。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光武即位。先訪求茂。茂時年七十餘。詔曰。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人知太濁為不可。不知太清亦不可。惟行已在清濁之間。精明藏於渾厚。坎中作用。止自深微。故可以處盛世。亦可以處衰世。茂誠長者哉。帝以太子舅陰識守執金吾。陰興為衛尉。皆輔導太

子識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興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汎。杜禽。興厚善。以為華而不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為言。

識不攬權。興不徇私。非有鑒于外戚之覆轍而然也。蓋陰后謙退寬仁。始終盛德。皆出於性成。為之兄弟者一本同氣。善氣所鍾。自應如此。豈有所勉強于其間哉。

劉昆為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向火叩頭。火尋滅。後為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昆為光祿

勲。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帝歎曰。此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

昆可謂純篤君子。不貪天功。不邀人譽。淡然一語。自足千古。

馬援。兄子嚴。勲。並喜譏議。通輕俠。援在交趾。遺書戒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龍伯高。敦厚周慎。謙約節險。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之也。效伯高不得。猶

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援當。中興之運。功烈表表。皆發于忠誠。非矯飾者比。故教子一書。崇謹厚。黜浮薄。允足為百世法戒。

嗚呼。明德皇后。著功德于兩朝。誠有所本哉。

宋均為九江守。九江舊多虎暴。嘗募設陷阱。均下記屬縣曰。猛獸為民害。咎在殘吏。而勤勞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奸貪。進良善。可一去陷阱。其後無復虎患。帝聞均名。以為尚書令。均嘗曰。國家喜文法。廉吏。然文吏習為欺慢。而廉吏清在一已。巧于聲名。深

長壽集  
文刻削。毒加百姓。實無益也。帝善之。

以猛虎咎殘吏。殘吏危哉。謂退奸貪。進善良。可以  
去虎。人必以為迂矣。而卒驗之。毋亦理之可信者  
物自不得而違乎。至以清吏為害民。尤為創解。

劉寬。有偉度。嘗問行。有失牛者。就寬車中認之。寬不  
言。下輿步歸。有頃。認者持牛還。叩頭謝。寬曰。物有相  
類。事有錯誤。幸勞見歸。何為謝乎。歷典三郡。溫仁慈  
怒。雖在倉卒。未嘗有疾言遽色。吏人有過。用蒲鞭撻  
之。示辱而已。有功善。推之於下。有災異。責躬每行。縣  
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處士諸生。執經問難。見父老。

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之。孝弟感而興行者甚衆。  
此種性度。不但接之者蒙福。舉體間太和洋溢。受  
用無窮。彼褊急者。自取煩惱。徒泥苦海。正當觀此  
以為針砭。

管寧避亂。聞公孫度威行海外。與邴原王烈詣遼東。  
依烏度。虛館待之。寧不就館。因山為廬。鑿坯為室。越  
海避難者多。沒之居。寧務以德化。鄰有牛暴田。寧為  
牽牛著涼處。牧之主得牛。大慚。若犯嚴刑。所居里會  
井而汲。男女襍至。爭汲。有闕閱者。寧多買汲器。置井  
傍。待之不使。知已聞。乃各相悔責。居旬月。成邑。於是



講詩書陳俎豆節威儀明禮遜非學者無見也風行  
遼東每見度語惟經典不及世事在遼三十七年以  
朝命徵乃將家屬浮海還寧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  
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所居媿舊鄰里有  
窮困者家不盈擔石必分贍救之與人子言教以孝  
與人弟言訓以弟及人臣言誨之忠貌甚恭言甚順  
名行高潔人望者邈然不可及而即之熙熙然甚柔  
而溫能因事而導人于善漸之者無不化焉  
處亂世而能自全者蓋亦難矣邈不但自全現其  
應事接物之際不激不隨康和利濟優然道氣之  
有餘雖身處畎畝而氣象宏遠矣豈石隱者所可  
倫哉

蜀漢

蔣琬以尚書令輔政時新喪元輔遠近危悚琬拔處  
羣僚之右既無戚容亦無喜色守舉止如平日衆以  
厭服東曹掾楊戲性簡畧琬與言時不應或搆之曰  
公與戲語而不應不亦慢乎琬曰面從後言古人所  
識掾欲贊吾是耶則違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過  
是以默然何謂慢也督農掾楊敏刺琬作事憤憤大  
不及前人或告琬請推治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  
推者言者請問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



晉

理。事不當理。則憤憤矣。琬之度蓋如此。

武侯之後。誠難為繼。得此雅量。以鎮定之。庶可綿衍國祚于不墜。不然。若遭恃才自用之手。則危亡

可立而待矣。

王昶為人謹厚。名其子曰然。曰沉。名其子曰渾。曰

深。為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為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

不敢違越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

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闕

黨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強。鮮不遂矣。

夫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孔子曰。吾之於

人。誰毀誰譽。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况庸庸之徒。而

輕毀譽哉。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于身。若有可毀之

行。則彼言當矣。若己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

無怨于彼。妄則無害于身。又何反報焉。諺曰。救寒莫

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

以毀譽為戒。正是喫緊自修處。夫愛則譽之。惡則

毀之。人情不免。而小人每借此端。結黨生事。究竟

身名俱隕。而不知悔。所以為禍福之原。不入此局。

莫說譽未不動。毀未尤不動。主張在我。以退步為

進步。滋味深長。

長卷集

羊祜以尚書右僕射都督荆襄軍事。務修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誦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游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皆悅服。祜與吳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求藥于祜。祜以成藥與之。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屈。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

征伐者。國之大事。不在乎區區之間也。吳如可取。自有方畧。如未可取。詭計一戰。亦何為乎。若夫貪功名。啓邊釁。以致耗竭國家者。皆祜之罪人也。且用兵之道。力服為下。心服為上。祜以德信懷吳人。已握勝筭矣。此所以卒定平吳之策。而成有晉一統之業。詎不偉哉。

晉師伐吳。詔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及濬克西陵。預以濬威名已著。則順流長驅。不宜復受制於我。與之書曰。足下既推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逋寇。釋吳人於塗炭。振旅還都。一曠世一事也。濬大悅。

表其書上之。自武昌順流下。直指建業。鼓噪入石頭。  
吳主遂降。

人臣之於國事。期于有成而已。功何必自己立。名  
何必自己收。此古純臣之風烈也。預也。幾此。豈可  
與王渾輩同日而並論哉。

高允。博通經史。忠信不欺。游雅曰。喜怒者有生之所  
不能無也。前史載卓公覽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不  
謂信然。余與高子游。處四十餘年。未嘗形慍喜之色。  
親見之矣。高子文明柔順。言訥訥不能出口。崔司徒  
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

耳。及司徒得譴。詔指臨責。聲嘶股戰。不能措一辭。宗  
欽以下。伏地流汗。無人色。高子數陳事理。申釋是非。  
辭義清辨。明主為之動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僚友。保  
茲元吉。非所謂矯者乎。宗受任勢。威震四海。王公  
以下。望庭奔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是現之。汲長孺  
可卧見衛青。何抗禮之有。非所謂風節者乎。故人未  
易知。知人亦未易也。

觀糾論治田及天文。俱鑿々可據。其立朝也。上不  
欺君。下不負友。死生無二。豈非學之有實者歟。乃  
為郎二十七年。而官不徙。司徒同事。而品不知。游

隨

雅相與四十年。始如嘆賞。先之學殆篤于內者哉。  
李士謙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不言殺。親賓至。  
陳搏姐對之。危坐終日。無倦也。族黨每歲時高會。輒  
沈飲為歡。久益喧亂。嘗集士謙所。士謙為先設黍。謂  
群。泛曰。孔子稱黍為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  
古人所尚。庸可違乎。少長肅然。不敢弛惰。退自相謂  
曰。既見君子。然後知吾徒之不德也。士謙聞而自責。  
謂其以所失。愧人有奴辭。與鄉人角力而斃。其人惶  
怖。請罪。士謙曰。本無殺心。何為相謝。然可遠去。無為  
吏所得也。家故饒財。嘗出粟數千石。貸閭里。值歲歉。

莫能償。來走謝。士謙曰。吾本圖賑贍。豈求利哉。設酒  
食。焚券謝罷之。後歲熟。未償。訖不受。後歲又大饑。罄  
家資。設粥待餓者。全活以萬計。或謂士謙曰。子陰德  
多矣。其必有後。士謙曰。所謂陰德。猶之耳鳴。然已所  
獨聞。人無知者。故足貴也。今吾所作。子具知。何謂陰  
德哉。蓋深密如此。

士謙積德。亦云厚矣。猶以為今吾所作。子具知之。  
非陰德也。得毋不見不聞之地。更有深焉者乎。

王通弟子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又  
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因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

唐

國去媒諛，遠矣。

能如此，庶不為諛佞所顛倒。

婁師德同平章事。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其弟除代

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為州牧，榮

寵過盛，人所嫉也。將何以自免？」弟長跪曰：「自今雖有

人唾其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為兄憂。」師德愀然曰：「此

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

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

小人險惡，不受之則益甚。須以大度包容之。令伊不

知其淺深，方可以免。

師德性沉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

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數擠之於外。太后覺之，問仁

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

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

既出，嘆曰：「婁公盛德，我為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

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久為將相，獨以功名終。人

以是重之。

師德寬厚仁傑剛直，所以有不滿之意。至於薦賢

乃國之大事，婁公獨力舉之，不令人知其擔荷為

何如耶？桃李出公門，仁傑雖不居，而人已知之矣。

唐書

能不對婁公而心折哉。

狄仁傑同平章事。武后謂之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  
譖者數矣。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臣為有罪。當罷免。  
以為無罪。為幸多矣。不願知也。向歎其長者。

相臣之度。合當如此。○梁公立朝。多偉節。人有以  
事女主譏之者。嗚呼。女主在上。如正人君子。俱屏

跡遠遁。則唐之不為周也。幾希矣。

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多曉諭遣之。  
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爾。為清其源。何  
憂不治。

一經擾亂。事之條理。不可復循。清其源者。如治絲  
然。得緒而引之。始終不紊。何等靜治。

郭子儀。李光弼。俱為牙門將。不相能。雖同席食飲。睇  
相視。未嘗交一言。及安祿山反。詔子儀充朔方節度  
使。率兵出趙魏討賊。光弼欲亡去。恐見誅。乃入謁。請  
曰。死所甘心。獨乞貸妻子。子儀趨堂下。握其手。以登  
曰。今國亂。主辱。非公不能。東僕豈敢懷私忿相抑哉。  
因涕泣相勉。以忠義遂定交。立薦光弼。堪聞。詔以  
為河東節度使。

子儀冲和。豈與人隙。隙端應在光弼。光弼下。子儀

自無多求。况忠肝義胆實激于中。又何有于私嫌哉。掃盪逆氛。平定中原。皆自快一念始。

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裴度為相。請自行督戰。元帥

李愬出奇制勝。夜半入城。擒元濟。不戮一人。屯于鞠

場。以待度入城。愬以橐鞬出郊迎拜於路。左度將

避之。愬曰。公天子元宰。無不統。愬奔走禦侮。其職司

也。公何辭焉。且地方人不識上下之分。久矣。願公因

以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蔡人觀者皆嘖嘖

太息。始知有上下之分。將相俱得體。所以克成大功。愬攻蔡則以奇。得

哉。蔡則示之以正。其方畧固足嘉。其器量不尤足重

哉。裴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夫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

頃之。左右曰。復於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

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

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此之謂大人。小人何能出其範圍。

柳公綽天資仁孝。丁母夫人崔之喪。三年不沐浴。事

後母薛。謹甚。有三十。年為外婚。姻者壹不知公。綽非

薛所生也。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中門東有小齋。非

長古小

長古小

長古小

朝謁日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皆束帶晨省于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群從弟再會食。皆不離小齋。自旦達暮。燭至。命子弟一人執經史。躬書一過訖。及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鍾。然後歸寢。諸子復昏定于中門之北。凡二十餘年。未嘗一日變也。遇歲饑。飯不過一食。諸子皆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為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忍忘也。姑姊妹姪有孤嫠者。雖踈遠。必擇婿嫁之。皆用刻木為粧奩。纈文絹為裴齋。常言必待資裝豐備。何如嫁不失時。居外藩。子來省入境。

郡邑未嘗知也。既至。每出入。常于戟門外下馬呼賓幕為丈。皆許納拜。未嘗笑語款洽。至當官御軍行法。肅然不可犯。然自言未嘗敢以私喜怒加人。

人家惟有家法。則長幼卑尊。舉動皆有規範。失之者鮮矣。法立一時。子孫習見奉行。以為固然。數世賴之。近世尊長不能教。早幼早幼敢于慢尊長。皆由未有家法耳。夫家法不立。門內已多壅滯。由是出門以交當世。其何所據以為出哉。

宋

蜀之役。王全斌等不法。獨曹彬還。橐中唯圖書衣裳。又能戢下。秋毫無犯。太祖深嘉之。以為宣徽南院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彬辭曰。征西將士俱得罪。臣何敢獨受賞。太祖曰。卿  
 有茂功。又不矜伐。懲勸國之常典。又何辭焉。因問官  
 吏善否。彬對曰。臣戒監軍旅。官吏非所得察也。因問  
 之。唯薦沈義倫可任。初。義倫隨軍入蜀。獨居蔬食。及  
 東歸。篋中唯圖書數卷而已。太祖亦聞其清節。過人。  
 遂以為樞密副使。○後代唐。城將陷。彬忽稱疾。不視  
 事。諸將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唯願諸君  
 誠心自誓。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  
 諾。共焚香為誓。彬即稱愈。城陷。兵不血刃。虜幾三代  
 王者之師也。彬歸自江南。舟中唯圖書衣衾而已。閣  
 門進榜子云。奉敕差往江南。尚當公事。回。時人嘉其  
 不代。

開國之初。全要培養元氣。太祖好生。彬能副之。則  
 一代之元氣保固。厥功至矣。史稱曹翰好殺。翰沒  
 未久。子孫乞馬。曹彬子孫貴盛累世。宜哉。

呂蒙正參知政事。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  
 參政耶。蒙正陽為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  
 名。蒙正適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  
 若弗知之為愈也。時人服其量。

輕浮之輩。何足與較。正須雅量服之。

景德時西北用兵。或至旰食參政。王旦歎曰。我輩安得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平章李沆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旦不以為然。沆又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則以為細事。不足煩聖聽。沆曰。人主少羊。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于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又嘗言。吾居重位。愧無補國家。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以此少報國耳。或問何也。曰。今朝廷所制法備具。因勢循行之。而可笑。倘更張。即所傷必多。陸象先所謂庸人自擾之也。愼人苟一時之進。競陳請。豈念生民耶。沆性直諫。內行修謹。言無枝葉。識大體。接賓客。常持寡默。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其自奉甚薄。尤厭榮利。罕以世務嬰其心。嘗治第封立門內。聽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

老成持重。深謀遠慮。王旦竟差一等。沆真國之棟。其持身嚴正。不失尺寸。處家儉約。不啟奢靡。俱三代以上之風規也。

方東封時。契丹知中國內耗。請歲給外。更假丐錢幣。

西夏亦言民饑求糧百萬斛以問。則曰東封近車駕將出。諸經費浩繁。二虜款以此觀朝廷俯仰。車曰當何以待之。則曰止當以微物輕之。請于契丹歲以三十萬銀絹外。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救有司具粟百萬石于京師。詔趙德明來。取德得詔。慙且拜曰。朝廷有人。明年詔有司契丹所借金幣六萬事。微末。今仍依前數與之。後不為比。契丹亦慙服。

慶二事。穩當之極。南定有人。泰山倚之矣。不然。或剛而招募。或柔而末侮。能保二國不由此而蠢動也乎。

寇準數短則于剏。而則專稱準。剏謂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諛卿短。則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失必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剏由是益賢。則在中書。準在密院。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準以上聞。則被責。第拜謝。堂吏欣然呈。則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則司令送還密院而已。準大慙謝。及準罷。私遣人送。則求使相。則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也。準大憾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入謝。曰。非陛下不知臣。臣安能至此。剏具道。則所以薦者。準

始愧歎以為不可及。

曰實知準準何能知耶其始終包容成就之者非  
駕馭英雄之細術乃愛惜人才之至意大臣器量  
合當如是。

王曾舉制科三試皆第一。或曰狀元試三場一生  
着不盡。曾曰曾生平志不在溫飽。曾性資端厚。進  
退如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謂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  
公盛德獨少此耳。曾曰恩歎歸已。怨將誰歸耶。仲淹  
服其言。

溫飽無求其為志也。大矣。進退莫知其為量也。弘

矣。惟志不以私縻。故量不以私隘。

仁宗之初即位也。少而太后將有專制之患。曾正色  
危言以立于朝。由是宦官近習不敢窺覷。而帝德日  
就。太后亦全。令各曾可謂社稷之臣矣。

主少國疑之日。正色立朝。而使綱常各分不至于  
倒置。真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矣。君子人歟。君  
子人也。

邵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防矜。  
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

誠則能明。先夫之洞見理數者以此。

熙寧間新法行。吏牽迫不可為。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或貽書訪之。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加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耶。

聖賢之生。所重在民。如遇難處之時。相率隱遁。民愈難堪。故去之一字。君子不忍蒙諸念。不忍出諸口也。

程顥為晉城令。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加役相助。患難相恤。鄉必有校。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鄉民社會。為立科條。旌

其善惡。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如此誠意愛民。乃見子民之義。

顥為御史。被旨赴中臺議事。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為之愧屈。

有道之言。雖至執拗之人。亦不能不服。顥嘗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之。當時自愧不能以誠感上心。豈可獨罪王安石耶。

一味責安石。安石至死不服。究竟何益。然諸賢之正。不能勝安石之偏。只是道力尚薄。亦不可歸咎。

於氣運也

文彦博之在河南也。與富弼等用白居易故事。就弼第置酒相樂。尚齒不尚官。洛陽多名園古刹。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都人常隨觀之。已而圖形妙覺僧舍。謂之洛陽耆英會。司馬光年未六十。以狄兼謩故事與焉。

諸老當功成名立之後。聚首一堂。俯仰無愧。優然雅會。快絕千古。

司馬光自洛入臨。光君洛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其為則。

實也。及入臨。所至民遮道聚觀。馬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光懼。亟還。太皇太后遣內侍幣光。問為政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求直言。

民望君實切已至矣。史稱君實秉政。取熙寧新法。次第而更張之。數月之間。一變而為嘉祐治平之治。所謂達不離道。民不失望。君實有焉。

中書侍郎傅堯俞重厚寡言。遇人不設城府。論事畧無回隱。太皇太后謂輔臣曰：傅侍郎清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君子也。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清直勇三德。人所唯兼。吾于欽之畏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

不激勇而能溫。是為難耳。克俞字欽之。

此種人天資既高。涵養又深。故能有此粹美。

程頤嘗言農夫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

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披堅執銳。以

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

然為天地間一蠹。惟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於

是著易春秋傳焉。

看到此身迫切處。何容寬假。故程氏之學。篤實有

加先聖。賴以傳。後學賴以啟。其有功于世大矣。而

僅以為自補。可見古之學者為己。是此等力量。

孟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名位雖重。惟建旗。臨

吏。面色凜然。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

遠聲色。絕滋味。以學易。易六十四卦。卦各係四語。為

贊。命曰警心易贊。珙為四川宣撫使。

靜穆其容。淵深其氣。淵深則難窺。靜穆則難犯。珙

之勇畧冠一時。為宋名將。知非以武勝者也。

元

廉希憲平章政事。希憲在秦蜀。凡宋將家屬之在北

者。歲給其糧。北人仕于南者。子弟得越境。以省其親

人皆感之。即此便是混一規模。廉孟子真善讀仁義之書者。

矣。姚樞天資含弘而仁恕恭敏而勤儉未嘗疑人欺已。有負其德亦不留怨憂患之臨不見言色有來即謀者又反復告之。

處己處人皆有至性行乎其中故往無不宜。史天澤忠亮有大節出入將相五十年柱石四朝師表百辟可謂社稷之臣其視富貴權勢歛迹退避若將挽之者故能善始令終為開國元臣人以方郭子儀曹彬云。

嘗言立功易居功難獲福易享福難唯此等人居功享福乃為克盡其道。

許衡言為學者治生最為先務彼旁求妄進亦窘於生理所致也士君子當以農務為主商賈亦可為若以教學作官規圖生計恐非古人之意衡居家勤才自治公愛兼盡閨門之內若朝廷然夫婦相待如富貴喪葬一遵古制不用佛老懷孟化之衡之所言所行俱是為學根本如此做去或出或處方有實地可以站立凡為學者不可不知明史未讀見聞不廣不敢輕集容當續入



余性寬而量狹。處人處事。求乎渾同。未能也。幸于非  
之加。而能自忍。又病其未能化也。間嘗披閱古人。觀  
者之行。不勝嘆息。愛慕乃覺。世界如此。其寬也。古今  
此其大也。有何情之難平。氣之難下。物之難容乎。則  
之介。于懷者。真不堪自對矣。嗚呼。古道昭然。其治  
之藥石歟。雖然。中庸之材。入道未優。對古人而泰然  
失者。離古人復昏然如故。固常態耳。是集也。蓋欲置  
業頭時加省觀。竊比書紳之賢。庶幾于無數焉。斯可

元獲氏識

